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六・子部・雜家類

隙光亭雜識六卷 (清) 揆 叙撰 一

讀書記疑十六卷 (清) 王懋竑撰 一四五

燕在閨知新錄三十二卷 (卷一至卷十六) (清) 王 棠撰 四三五

2415/66

隙光亭雜識

〔清〕揆叙撰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謙牧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〇毫米寬二八六毫米

隙光亭雜識卷一

長白揆叙愷功張惟震士纂集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訂

余髫年時聞里語有云輦轂之下龍宿郊民時未知其義亦不識其語起於何代也一日偶與王閣學麓臺論畫麓臺云董北苑有龍宿郊民圖為海內所珍當日因宋藝祖巡行郊外父老權迎遂駐蹕其地故作此圖余方悟里語蓋本諸此圖今藏江南某氏

左傳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一

藏微堂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杜氏解以弗可為句以赦為赦楚勿與戰余按是時楚已強盛故僖之四年齊桓伐楚且退師而為召陵之盟今宋襄非齊桓之比何得云赦楚耶司馬之語蓋謂宋公違天將不為天所赦宥也杜說不可從

烏斯藏喇嘛香焚之能驅邪辟穢京師貴重之不可多

得有紅黃二種紅者用番紅花合成黃者用龍鯉

鱗鯉俗稱穿山甲指爪其價比紅者尤昂

回紇後改稱回鶻其先曰高車部亦曰勒勒訛為鐵勒

唐天寶三載始自立為可汗明皇亦因而冊命之其時斥地愈廣盡有突厥故地祿山之亂遣兵助唐收復兩京肅宗始以幼女寧國公主妻之德宗朝又妻以咸安公主始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驚猶鶻然穆宗時復以太和公主下降憲宗女也至於武宗回紇衰亂其後中華亦多事貢會不常史失其傳蓋不可得而詳矣或云今之徇民是其苗裔或曰 或曰迄無確據

上云即今之烏斯藏也昔年達賴喇嘛曾進一銅器上有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二

藏微堂

大唐年號蓋當年公主下嫁贈遺之物矣再考憲宗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湮酪可汗嘗與之共國者也今之喇嘛即當時之摩尼其為烏斯藏無疑

聖鑒淵博度越前古如此

齊書東昏侯鑒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

步步生蓮華也余閱釋典見佛報恩經有云鹿女步

步舉足皆生蓮華

文多不載東昏語蓋取此胡身之註通鑑所未及可以補之

內典耆域因緣經絕似史記扁鵲倉公傳而奇詭過之
曲子一句中兩用韻者謂之短柱見陶南邨輟耕錄徐
文長四聲猿中玉禪師沽美酒一曲正用此體

達磨之磨蘇子瞻詩去聲呼按續傳燈錄繼昌禪師云
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達達磨惆悵洛陽人不來面
壁九年空冷坐又大中隆禪師云時時逢見釋迦處
處撞着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咬破又壽寧善資
禪師云諸方五日一叅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
言過在西來達磨竝可證也作平聲者非

原光不雅識

卷一

三

謙牧堂

周櫟園閩小記云蟲名石背者荔之蠹賊夜燕則龍眼
熟時所忌或以夜燕爲荔枝之害者誤也

佛書伊蘭臭若胖屍熏四十由旬仲秋月栴檀發香永
無伊蘭臭惡之氣楞嚴云香臭二種流氣不生伊蘭
及栴檀木是也或以爲香草而誤引用之此不讀佛
書之過耳

佛經言友有四種一者如花好時插頭萎時捐之見富
貴則附貧賤則棄是花友也二者如秤物重頭低物
輕則仰有與則敬無與則慢是秤友也三者如山譬

如金山鳥獸集之毛羽蒙光貴能榮人富樂同歡是
山友也四者如地百穀財寶一切仰之施給養護恩
厚不薄是地友也四友名甚新奇可喜覺廣絕交論
爲煩

竈神姓蘇婦姓王名搏頰見許慎五經異義

吳語有見於釋氏書者如謂露體爲赤骨力靈隱慧遠
禪師云赤骨力貧無一錢呼瓜瓢爲瓢音練見法華文

句記及涅槃經疏睡一覺爲一寤音忽酒僊遇賢禪師

偈云長伸兩脚眠一寤他如呬醋咬陳姜釘椿搖撼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四

謙牧堂

韓襄動指停囚長智隈刀避箭前不違村後不迭店
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
等雜見不一聊識於此以資談笑

就壻今之贅壻也見公羊傳襄十六年注疏亦稱入舍
女壻見夷堅志

舉子投行卷於公卿舊嘗投而今復投者曰溫卷陸放
翁詩砥教紙熟修溫卷傲得驢騎候熱官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劉侗帝京景物畧云按
稗史元君者當漢時東嶽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

女至五代殿圮石像仆唐時金童泐盡女淪於池至
宋真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手池中石像浮於水面
出而滌之則玉女也乃命有司建小祠安奉號爲聖
帝之女封天僊玉女碧霞元君明崇禎朝封天妃爲
天僊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按閩書天妃姓林氏
父願王氏據閩時願官統軍兵馬使妃乃願之第六
女生於晉天福八年能乘席渡海雲遊島嶼以宋雍
熙四年昇化厥後嘗衣朱衣飛翔海上里人祠之宣
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遇風八舟溺其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五 謙牧堂藏板

七獨路舟見妃朱衣坐桅上舟賴以安還奏於朝賜
祠額名順濟自是累顯靈應高孝光寧理宗之時竝
加封號元世祖時以神護海運有奇應封護國庇民
天妃明洪武初亦以護海運加封按此則元君與天
妃非一神明矣崇禎時合而一之果何據乎又 本
朝張學禮使琉球記云舟過梅花所通事言天妃此
地人姓蔡爲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此則與閩書又
不同矣
佛道二氏自其迹而言皆與周孔之教相戾而兩家又

互爲排擊各不相下迄無定論但道曰長生佛曰無
生難易既殊高下自見楞嚴以十種僊與六趣並列
有旨哉

善乎司馬君實之言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
僊者服食修煉以求輕舉其爲術正相戾矣其後復
有符水禁咒之術至冠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
其訛甚矣又馬氏端臨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清淨
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
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老莊列之書所言者清淨無
爲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
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
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冠謙之
之徒則言符籙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以下以
及近世黃冠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
其教中之一事於是乎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畧不能知
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道
家本末以上兩說該括無遺矣今按言煉養者卽十
種僊中之堅固金石堅固動止堅固津液堅固精色

堅固思念等言服食者卽堅固服餌堅固草木等言符籙者卽堅固咒禁也造其極者始得長生然亦必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合乎清淨無爲之旨而後得之其得之者不過千萬人中之一二而已而猶在報盡還來散入諸趣之境至如經典科教皆出後人杜撰都無深義抑又卑卑不足數矣

世多以鄭櫻桃爲石虎優童詩家亦嘗用之及攷崔鴻十六國春秋則云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虎甚寵惑之生子邃宣遵立爲天王皇后及邃以罪陳光亭雜識 卷一 七 謙牧堂藏板

誅鄭廢爲東海太妃後遵自立尊爲太后爲冉閔所殺則以爲優童者謬矣

潘岳西征賦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按史記晁錯傳註錯音厝賦叶韻作七各切後人爲之不免貽誚

杜牧詩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塵按北史馮淑妃傳妃名小憐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齊後主寵惑之齊亡周武帝以妃賜代王達後達爲隋文帝所殺以妃賜達妃兄李詢詢母令著布裙配春牧之詩蓋詠

此然以小憐爲珊瑚未知出何書當訪之博聞者又靡者謂粥也以爲春黃梁則可靡豈可作米梁字用耶其謬則王楸野客叢談已辨之矣

坡詩邂逅陪車馬羣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昔人謂之扇對格余謂坡雲龍山觀燒詩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憤搖曳驪山陰諸姨爛紅裙亦扇對也西京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間古弓名文選作白鵬非扇對濫觸或由乎此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八 謙牧堂藏板

左傳驪姬欲立其子賂二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林堯叟注云使俱曰者姬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蓋二人始進前說獻公未決故復使稱說其美余謂林解非也使俱曰亦是二五之語承上二句言如此則使民與戎俱曰晉之疆里於是益廣大矣於

文勢似較順

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其五言之權輿乎後世詩篇之有其一其二亦昉於此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之始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九言之始也後之爲九言者亦間有八言則絕矣

王季重詩如中秋示兒云餅缺先誰嚙瓜圓是我期美人鬪草云大姨誇十錦小妹賽三鮮打臂輕還褪羞願罵復前錢牧齋曰此皆胡釘鉸張打油所不爲也

陳光亭雜識

卷一

九

謙牧堂藏板

按太平廣記僊人伊周昌號風子有題茶陵縣詩時謂之覆窠體江南呼淺俗之詞曰覆窠猶今云打油也老杜謂之俳諧體唐人有張打油北夢瑣言傳燈錄並有胡釘鉸

葡萄顆多圓獨哈蜜所產者其形橢長而徑寸其地又產瓜皆甘美特異於常但不可多得耳

夷堅志云門加扁鎖但壁隙裝輪盤以通飲食按此卽今官署所謂轉筒者也

東坡詩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蓋因盧仝

詩有夜叉當畫不肯放夜半醮祭夜半開之句也而夜叉守門不知其所從出按釋典云勿利天城七重九百九十九門每門有六十青衣夜叉守之玉川詩或用此耶

莊子在宥篇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余謂當以不可以物言言不可同於物也物而不物言雖物而不爲物用也

漢書藝文志載莊子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其中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蘇子瞻以其淺陋不入於

陳光亭雜識

卷一

一

謙牧堂藏板

道刪去之是也說劍篇差爽健以戰國策士之文

傳燈錄五臺山隱峯禪師鄧氏子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按傳法正宗記云闍夜多尊者以首倒植而化則倒化不始於隱峯矣但東土則未經見耳

顧炎武日知錄曰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大秦乃西域國名見後漢書西域傳余謂顧氏誤矣凡經必載翻譯人名羅什所譯

皆云姚秦不云大秦也所以稱姚秦者以姚氏立國之時有苻氏亦國號秦故以姓別之曰姚秦苻秦耳姚興請什公譯經見於晉書載記豈顧氏未之攷耶且譯人自漢訖元無慮數百家童壽所翻十之一二而謂佛經皆題羅什之名不已疎乎

吳語呼左爲際頌古聯珠通集云去後空留左腳鞋注云左子計切

梁劉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時魏使崔劼在坐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士

謙牧堂藏板

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觀此則知鹿尾自六朝時已尚之矣

踳駁者踳與舛全駁色雜不全也魏都賦云謀踳駁於

王義

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尺庭戶之間容光能幾按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注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

報應之說儒者多不之信然彭生之於齊襄也如意之

於呂后也魏其灌夫之於田蚡也賈逵王凌之於馬懿也休仁之於孝武也苻堅之於姚萇也非載諸史冊者乎何獨至釋氏而疑之

光武渡滹沱王霸詭言冰堅至前而冰果合唐太宗擊宋金剛登丘而寢賊兵四合有蛇鼠觸面而驚寢金太祖迎遼兵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渡混同江無舟以濟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元兵分駐江沙而潮汐三日不至信乎真人之興必獲天佑豈偶然哉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士

謙牧堂藏板

魏之有爾朱榮猶漢之有董卓也然榮擒葛榮走元顥其有功於魏朝不小又能識賀六渾於憔悴收黑獺於降人其知人亦超於卓達矣未可以其殘虐而一視之也

何進之召卓魏肅宗之召榮其事正相類及李傕用賈詡之策而攻長安爾朱世隆納司馬子如之謀而向京師又極相類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人不能鑒前人之失何耶

古人名與字大率皆一字亦間有兩字而有三字名如

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佖令哥是也有三字字如張天錫字公純徽是也明萬曆間汝南秦秀才鎬字京頗工詩袁小修曰京字獨一字自東漢以下無之矣

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見山海經

饅頭饅字當作糗見束皙餅賦

范至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爲危卽疊字語訛耳大將之酒瓶必使親信人負之以防毒害號曰背危故韓世忠之軍用以爲名

忠之軍用以爲名

陳北洋雜識

卷一

十三

藏板堂

越上秘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臣下不得用故曰

秘色

汝窑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爲油惟供御揀退者方許

出賣

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

像矣今謂脫沙者是也

明萬曆中太宰孫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始立掣籤之法常熟顧仲恭作竹籤傳以刺之其文絕佳然其法遂相沿至今

顏氏家訓曰鄴下諺云博士買鹽書券三紙未有鹽字言其文多而無當也陸務觀詩文辭博士書鹽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見史記索隱

唐漢中王瑀頗知音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蓋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也後人知此義者鮮矣

語云少所見多所怪佛經言摩竭大魚長十餘里目如

隙光亭雜識

卷一

十四

藏板堂

二日苗如白山覽者鮮不以爲荒誕矣宋史載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場海岸有巨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不動至剗其目始覺一轉鬣而傍鱗皆覆二十四年海鹽縣有巨鰵偃沙上其高齊縣門若但以目所未睹而怪之真夏蟲之見也夫

朱子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畢羅或旁加食字今俗呼波波千寶周禮注祭用楚楚晉呼爲環餅又曰寒具卽今餛子

古人如而二字通用左傳星隕如雨金剛經如如下如

不動古鏡銘和以鉛錫清如明皆當作而孟子望道而未之見而居堯之宮皆當作如若此者非一矣

某御厨者唐長安舊人能為鷺鷥餅天喜餅馳蹄餒春分餒密雲餅鑊糟炙瓏璵餒紅頭五色餛飩子母饅

頭見陸務觀南唐書雖製法不傳存其名亦自可喜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唐乾符中太原人楊端將兵擊南

詔留其地子孫家焉明初楊鑑內附授宣慰使至萬

曆時楊應龍叛乃滅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

四川貴州二省楊氏歷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軍餉費

陳光亭雜識

卷一

五

謙牧堂藏板

至二百萬僅而平之偏沅設巡撫實始於此

白樂天和元微之晨霞詩慈氏發真念念此閻浮人左

命大迦葉右召桓提因按翻譯名義集釋提桓因此

云能天主乃三十三天之主所謂帝釋也雜阿含經

云佛言帝釋本為人時行於頓施堪能作主故名釋

提桓因則白詩桓提應作提桓為是梁簡文謝上為

開講故云提桓所聽而今得聞可證白詩之誤

廣絕交論匍匐逶迤折枝舐痔按趙岐曰折枝案摩折

手節解罷枝也宋儒註孟子以為折草木之枝誤矣

唐人詩况伊如燕這身材又這回休更罪楊妃詩中用這字亦僅見

白樂天詩兩衙但不闕一醉亦何妨陸魯望詩但和大小包但下俱自注平聲亦少知者又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者是也

放翁詩巧曆莫能知雨點智度論摩醯首羅天大雲降雨雨大千界一切眾生無能知數唯此天王能知之

維摩經維摩詰問文殊師利言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六

謙牧堂藏板

德成就師子之座文殊師利言東方有世界名須彌

相其佛號須彌燈王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

飾第一於是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

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其室廣博悉皆

包容無所妨礙又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

當於何食時維摩詰知其意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

諸大眾上方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維摩詰化作菩

薩到彼佛前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於娑婆世界施

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

薩於是鉢飯悉飽衆會謝靈運山居賦云庶燈王之
贈席想香積之惠餐楊炯孟蘭盆賦上妙之座取於
燈王之國大悲之飯出於香積之天用此

友人貽余藥物數種中有名獨腳蓮者未識其用攷本
草亦不載偶閱夷堅志云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始萌
芽時便似蓮房俗呼爲獨腳蓮移植園圃中蛇虺不
敢過其下或被其氣薰漬者多死意卽是此種耶於
人或可以治蛇毒也

楊雄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注云連蹇猶淹蹇
原光亭雜識 卷一 謙牧堂藏板

連去聲今吳人罵人爲連蹇本此

餬口字出左傳杜注云餬鬻也後人多訛餬爲糊可笑
杜牧詩流水舊聲入舊耳他山師舊耳聽鶯啼本此
獨孤及詩徒言吮水纔容舫注云纔去聲亦僅見

凡筍下番者不能成竹祇可供食耳曾茶山詩丁寧下
番湏留取障日遮風却要渠失其義矣

碎金集云芒種後壬日入梅夏至後庚日出梅歲時記
云梅一作座亦作徽每年座高幾尺但看芒種後如
三日得壬卽座高三尺餘倣此凡安頓書畫物件宜

避塵蒸量其高下置之又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
梅小暑後逢未出梅

左傳楚子侵鄭至於城麋鄭皇頡戍之穿封戌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
乃立囚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後世稱上下其手者本此由是
以觀則宰嚭之諂佞有自來矣

史記作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
原光亭雜識 卷一 謙牧堂藏板

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
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此最快論牟子遇闢佛者示
之曰吾之贊佛不能使佛高子之謗佛不能使佛下
二者語意正合

今詩中常用揭來字困學紀聞云始自思玄賦揚升庵
云楚辭車旣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揭
去也又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揭來
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揭至王
曰將以甲子日至注揭何也若然則揭之爲言盍也

非是發語辭矣顏延年秋胡妻詩竭來空復辭皆謂
盍來始通余謂升庵作盍字解亦不甚明了大畧語
辭之義爲長若膠鬲語則是何字解而伯厚謂始於
思玄賦亦非矣

溫子昇有闔闔門上梁祝文困學紀聞云此上梁文之
始也兒郎偉猶言兒郎憑樓攻媿常辯之余按子昇
文未載兒郎偉之語當更攷之兒郎憑義亦未解

魯昭公乾侯之事當以宋儒胡一桂之說爲正趙氏在
晉猶季氏在魯史墨之對必是窺見晉室君弱臣強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元

謙牧堂

之漸故爲此論以迎合簡子之意耳其曰爲君慎器
與名不可假人乃是正論

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不好處上句則
未然下句則良是

陸龜蒙詩手攜鞞鐸佉自注云唐言楊枝按西域記云
象堅宰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
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卽植根今爲茂林後
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陸注但云
楊枝其義未備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王凌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
秉表粲周滅而有王謙尉廼隋季之王威高君雅皆
乃心帝室狗國忘身史家皆以逆書之豈勸忠之義
乎朱子作綱目亦自沿襲舊文未盡糾正何哉

唐書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寢殿貌作入聲梅聖俞詩妙
娥貌玉輕邯鄲自注貌音墨

陳陶詠竹詩青嵐帝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按陳
張君祖竹賦云青嵐運帝碧空埽煙蔡邕竹贊云綠
潤碧鮮紺文紫錢陶詩用此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子

謙牧堂

今之云字乃員字之省文見書經正義秦誓篇

孟郊詩萱草兒女花不解壯士憂坡詩我非兒女萱

企喻讀曲子夜歡聞並樂府曲歌名宋樂府有讀曲歌

漢書藝文志有尹都尉移植棗杏梅李法淮南子時則

訓其官司空其樹楊宗懔春望詩都尉新移棗司空
始種楊

韓非內儲說似類曰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

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

人剽費無忌教卻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

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班固漢書祖之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宰詬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祁復效之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威崔柳倒持李宗覆楊升庵云東坡贈朱壽昌詩長陵竭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空記苦桃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

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亦用此法又奇矣余讀劉夢得詩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鄴死垓下敵禽鐘室誅微舟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急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固養士春申易是效此法者又不始自東坡矣容齋隨筆云此法本自荀子成相篇

昔人有三句詩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唐人作也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人故中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唐天驪寄友詩也又明

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翻翻露出幾枝紅鸚鵡楊升庵詩話云刺桐花雲南名爲鸚哥花以花形酷似也彭詩本四句命史寫刻於匾遺其一句復誦之覺意足乃不更改困學紀聞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卽鳳凰歟按兩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注云金爵鳳也則爵之爲鳳信矣

落花生獨立微雨燕雙飛晏小山詞佳句也全唐詩作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

翁宏詩門掩落花春去後牕含殘月酒醒時錢牧齋列朝詩集中張彥倫詠愁詩也全唐詩作韓旣但以春去爲人別耳昔人之作多有傳寫錯誤者俟考正之

段柯古有興善寺左顧蛤像聯句詩自注云舊傳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宣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也而傳燈錄載唐文宗嗜蛤蚶海民供遞甚勞一日御饌中有

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
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合賜興善寺令僧衆瞻禮
召惟政禪師問是何祥師曰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
帝悅據柯古注則六朝之時已有此像矣抑文宗時
別有一像耶不然豈有事出本朝而昧焉者耶

莊子齋物論嗒然似喪其耦蓋物之所以不齊惟其耦
也喪其耦而後能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楞嚴云塵
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身心快然獲
大安隱信乎莊生之書與佛教相表裏也

原光平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

養生主一篇本說養生末又說送死正見生有涯而養
其無盡者無涯是進一步法與逍遙遊用大不如無
用人間世用世不如出世同一機軸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有盡而火無窮喻
形有死而元神無死也者个元神便是生之主養者
養此而已

余每愛左氏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以一句發端莊
子人間世南伯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
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與左氏一樣筆法而拖

神人以此一句過下用筆更奇

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且獨無師乎蓋人處世
間酌應之際皆不免有成心既有成心則是非由此
而生物之所以不齊也返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渾
然一性善惡不萌安所論是非哉禪家云覓心了不
可得又云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又云向父
母未生前道取一句便是這箇道理

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達行客又云所遇無故物焉得
不速老莊子云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
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信浮生之不足把翫矣及讀
楞嚴月化日遷剎那不住微言精義勝妙獨出恍然
如更上一層樓也

秋水篇變憐蛇五句是過峽文字五句爲綱下一段是
目徐無鬼篇中亦然有暖姝者三句是綱下三段是
目此古人文字提綱之祖

班固漢書沿襲史記處爲多而賈生傳載生諸疏晁錯
傳載錯言兵事貴粟及賢良策韓安國傳載大行王
恢辯擊匈奴一段甚詳匈奴傳補太始元以後至

原光平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